

五十年文萃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五十年文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年文萃: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建系 50 周年 / 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 3

ISBN 7-81074-254-X

I. 五... II. 内...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974 号

书	名	五十年文萃
编	者	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
任	编辑	石斌
封	设计	丹森
面	字	康庄
题	版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出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010021)
发	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5
字	数	1—1000 册
版	数	400 千
标	期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准书	号 ISBN 7—81074—254—X/G·27
	价	全套(24 册):精装 768.00 元,平装 6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总 序

布赫

新世纪伊始,内蒙古师范大学迎来了自己的 50 岁华诞。为庆祝建系 50 周年,师大汉文系出版了大型丛书——《五十年文萃》。这套丛书集中了汉文系 50 年科研、教学与创作的主要成果,反映了汉文系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看到此书,如临故土,如闻乡音,倍感亲切。欣喜之余,我很想为这套丛书写上几句话,以示祝贺。

内蒙古师大汉文系在内蒙古地区建系最早,是全区中学语文教师的摇篮。尽管内蒙古条件艰苦,困难重重,但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汉文系全体教职员教书育人,桃李芬芳,源源不断地向全区乃至全国输送了一批批合格人才,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作为内蒙古人,感谢你们多年来付出的辛勤劳动。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经过 50 个寒暑春秋,我欣喜地看到,内蒙古师大汉文系不断地发展壮大,目前,已成为校内教师力量强大,学科建设完备,科研成就显著,学生人数众多的龙头专业。在新的世纪里,师生们正

以饱满的热情、科学的态度、不懈的努力,改变着内蒙古教育的落后面貌。我相信,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完善、繁荣和发展,内蒙古师大汉文系一定会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建设成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形势的、富有开创精神的专业,并进入我国该专业高等师范教育的先进行列。

大学是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社会需要的高级人才的地方。我以为,除了教育和培养职能之外,大学还应将科学研究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综合性大学应该如此,师范大学亦应如此。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综合性大学科研氛围、力量与条件较之师范院校要强。但是,我感觉到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没有受此影响,他们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积极投身于科研活动中,兢兢业业,自强不息,这是令人欣慰的。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决非一朝一夕、举手投足之易。汉文系的教师们数十年如一日,甘于寂寞,甘于淡泊,以做“知识人”为乐,实在令人钦佩。其实,耐得住寂寞与清贫,正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教师应有的精神品格。在商品大潮席卷之下的今天的学术界,这种精神尤为可贵。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正是因为有这种可贵的精神,才使他们在条件有限的环境中,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科骨干,产生了相当丰厚的科研成果。我心里真是感到由衷的喜悦。

据我所知,内蒙古各大学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一套像师大汉文系这样规模庞大、数量众多、质量较高、学术性强的丛书。汉文系此举,让人感到那里的学术气氛是浓厚的,成果是显著的。同时也看得出汉文系的领导集体

堪称教育事业的“有心人”，他们以新的观念引导着这个集体，努力培养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严谨的治学精神，尽量为教师们的科研活动创造有利条件，使教学与科研密切结合，协调一致，相得益彰。我们知道，没有理想，没有勤奋，没有学识，没有孜孜不倦的探索，便无所谓教育。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精进不休的精神、科学严谨的态度是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发扬的。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还有一些地区的一些教师并不重视科研工作，认为一位教师只要上好课便完成自己的天职了。这实乃一种偏见。我希望，持有这些观点的同志们借鉴一下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经验，谦虚谨慎，重视科研，从而使教学与科研比翼双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教好书，育好人。

《五十年文萃》证明了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学术研究实力。丛书精选了汉文系50年来，特别是目前在职的教师们多年辛勤钻研的成果，共24卷，近1000万字，其中包括论文、专著和创译三部分。

丛书中所收的学术著作、论文囊括了语言文学专业的各个领域，从语言到文学，从理论到实践，纵贯古今、横跨东西。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有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探讨，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西方现当代文学观的解析；在文学实践的研究方面，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包括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完全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在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中，东西方文学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从古代汉语的虚词，到现代汉语的语法词汇，都进行了系统、深刻的研究。此外，对中外文化、中国书法艺术、语文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也颇有成就。总之，丛书中所收专著与论文，均以实事求是的态

度、科学的研究方法、新的理念对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体现了研究者扎实的学养功底和创新的学术眼光。

丛书创译编有小说、散文,也有诗歌和翻译作品。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个人认为,此编虽然数量不多,又是业余的创作,但足以表明汉文系教师良好的文学修养、外语水平和勤奋刻苦的精神。在商品大潮冲击的今天,文学创作也日益商品化了。但我感到,丛书所收作品并没有商品的味道。创作者严守着一条准则:为人生而写,为理想而作。我在这些作品中得到的就是一种愉悦,一种享受。我建议广大的文学爱好者都来读一读,在可能的情况下,尝试着写一写,那将会使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总之,这是一套值得肯定的、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丛书。我相信,这套书籍不仅会推动内蒙古的教育及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的教育及文学研究、文学创作,也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我知道,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正在努力,成果还会一天天增加,成绩还会一天比一天昭著,我真诚地期待着师大汉文系更加美好的明天的到来。

值此内蒙古师大汉文系建系 50 周年之际,我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2002 年 3 月

目 录

论狂人的形象及其表现方法·····	(1)
夏瑜的形象和《药》的主题·····	(13)
瑜儿坟上的花环和单四嫂子的梦·····	(28)
论阿 Q 的革命和精神胜利法·····	(36)
简论假洋鬼子·····	(60)
祥林嫂的“撞案”与孔乙己的“分豆”·····	(71)
论祥林嫂的悲剧·····	(81)
从祥林嫂到水生嫂·····	(99)
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116)
吕纬甫的“敷衍”与魏连伋的“孤独”·····	(135)
宴之敖者的复仇·····	(153)
关于《非攻》中的墨子·····	(165)
论《奔月》·····	(178)
论鲁迅的诗·····	(192)
鲁迅诗中几个歌女的形象·····	(215)
后 记·····	(226)

论狂人的形象及其表现方法

《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作品，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鲁迅在这篇作品中揭起的彻底反封建和要求民主的旗帜，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觉醒。狂人这个崭新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作家深广的忧愤，和他对中国几千年黑暗的封建社会制度吃人秘密的揭发。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主题，作家这么深广的忧愤，要通过一个发了疯的人物去表达，狂人究竟是狂人还是反封建的战士？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直存在着分歧。有的研究者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并不狂，所谓狂人是封建统治者加给他的名目，病狂是“化妆”的，实质上他是一个反封建的战士。有的同志不同意“化妆说”，认为“疯子是假象，战士是实质”。其实“假象”和“化妆”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又都认为形象的本质是战士，所以这两种说法从根本上说来是一样的。和这种说法相对立的，认为狂人分明是个病狂的人，确实具有病理学上狂人的特点，是“一个外貌发狂，内心清醒的特定的人物形象”，他“有一副十分清醒的头脑”。这种说法又和认为狂人兼有狂人和战士的特点、“狂人是个清醒与病狂的混合体”的说法相类似。对于作品主题思想的表达，有的研究者认为《狂人日记》采用了象征的方法，它的思想不是直接表达而是由象征得来的，狂人就是“一个鲁迅所假定的抗拒旧世界的力量的象征”。也有人认为，作品的主题思想是“通过狂人的口表达出来”的作家的思想。这些流行的分歧的说法，随着作品被选入大中学校教材，也就被吸收到教材的注释中，流传在讲坛上。所以对《狂人

日记》这篇名著中的狂人是狂人还是反封建战士的讨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狂人是狂人还是反封建的战士呢?

研究问题,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分析作品也是这样。鲁迅的《狂人日记》的产生,是受果戈里的同名小说影响的。鲁迅在回忆到他的写作时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和波兰的显克微支”。说到《狂人日记》时,也首先提到果戈里的这篇同名的作品。在思想上,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但所采取的艺术形式和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很相近。这两篇作品不但题名相同,而且人物相似。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也是以一个病狂的人波普里希钦做主人公。他语言错杂,思维混乱。在他那些荒诞不经的话语中,也夹杂有清醒的成分。对于这个人物,中外的研究者没谁说过他是个战士,而对鲁迅的《狂人日记》却议论纷纷。对于这个人物狂或不狂,鲁迅的话该是可靠的、有权威性的。他对自己在《狂人日记》里所创造的主人公,序言中明说是患了迫害狂,也就是说肯定了他是个病狂的人;日记是他患病中写的,所以“语言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这都表现日记作者病狂的特点。第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这段文字头两句,很像正常人写的日记,接下去“我不见他,已是三

十多年”，就令人费解。为什么三十多年没见过月光，现在看到他，就精神爽快，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呢？“然而”一转的那些话，更显得逻辑混乱，摸不着头脑了。这明明是个病狂人的语言，一个反封建的战士或一个神经正常的人，是不会这样说话的。

再从人们对狂人的态度来看，他一出门，无论大人孩子对他都表现出异样的反应：“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这时狂人高声地没头没脑地问：“你告诉我”！那些孩子“就跑了”。试想，如果是个神经正常的人，他漫步或匆匆走过长街，哪能会招引那么多的人“交头接耳的议论”、对他“笑一笑”、小孩也伸头探脑来看稀罕、发“议论”呢？要么“一路”上的人连同那些孩子都发了神经病，要么就是狂人神经不正常，二者必居其一。“一路”上的人都是疯子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表现正是对待神经失常人的一般态度。从狂人来说，他认为人们是想“害”他，是同他作“冤对”，而且布置“都已妥当了”。那也正好说明他反常的病狂心理状态。

承认狂人是病狂的人，却又说他“内心清醒”，“有一副十分清醒的头脑”，或者说他是一个“清醒与病狂的混合物”，都显然是矛盾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都认为狂人是一个“奇特的形象”。我们想，不管这个形象多么“奇特”，既然是狂人，断乎不会有一副“十分清醒的头脑”，而且“清醒”与“病狂”是对立的现象，在一个人身上是无法同时存在的。我们认为狂人就是象《狂人日记》序中说的，是个迫害狂的患者。那么，“一个人在发了狂之后还能保持着深刻的思想和明智的观点吗？”是的，作品中确实有些象“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之类的话，说得不但“清醒”，而且表现出对事物要求独立思考、具体分析十分“明智”的观点。这对当时统治者宣扬保守、迷信的封建思想是针锋相对、带有挑战性质的，因而也是

革命的。但是应该看到,这些“清醒”“明智”的观点,和那些“荒唐”想法是扭结在一起的,所以接下去就这样写出了他“研究”的情况和得到的结论: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是《狂人日记》中有名的一段文字,表达了鲁迅对中国野蛮的封建社会制度本质的揭发和否定,意义是深刻的。但就这些话本身来说,无论如何是带有病狂特点的。因为既然是历史书,就不可能“没有年代”,也不可能是“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同时字缝里也不会有字,更不会“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实际上是因为狂人精神失常而造成虚幻的感觉。至于这些话引起我们的联想,从而认识到它所反映的社会内容,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是正常的人,不能将自己的理解,强加给作品中的人物。

一个人说话为什么一忽儿疯颠,一忽儿清醒呢?我们觉得并不奇怪,这正是病狂的表现。文学作品写到的狂人,并不是都一味狂下去,有时他们也能说一些合情合理、甚至很深刻的话。给鲁迅创作以很大影响的果戈里,他写的《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就是这样。作品中有一篇日记这样写道:“这一大批人,他们做官的父亲们,这一大批钻营拍马趋炎附势的人,老说自己是爱国分子,其实他们要的就是地租,地租!为了钱,他们自己甘心出卖父亲、母亲、上帝,这些爱慕虚荣的家伙,出卖基督的人!”这些话都很“清醒”、深刻、富于揭露性。而接下去却说:“一切这些虚荣、虚荣,都是因为舌头

下面有个小水泡,小水泡里有一条象针头大小的虫,而这一切,都是一个住在豌豆街的理发师安排的。……”这些话就令人莫名其妙了。一篇日记中,“荒唐”的和“清醒”的语言同时出现,正说明这是狂人写的日记,他的神经失常了。

文艺创作来源于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使这样病狂的人物,也并不是作家的杜撰,随心所欲捏造出来的,而有真实的生活依据。现实当中,就是在我们周围也常见到这样的精神病患者。鲁迅创造狂人的原型阮久孙就是这样的。据《鲁迅日记》及其他资料记载,阮久孙是鲁迅的姨表兄弟(即周遐寿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所“姑且称他为刘四”的那个人),原在山西游幕,因神经错乱来到北京,说有同事跟踪谋害他,心神恍惚,疑虑重重。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存有他病狂中写的两封家信,信中对事情的议论,多是荒诞不经,不着边际的胡说,表现出神经失常的特点,但其中也不乏“清醒”的部分。鲁迅是个严肃的现实主义者,是通医学的,对这种精神患者深有理解。他在回忆《狂人日记》的创作准备时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可见作品中对狂人的种种描写,都有现实的科学的依据。因此,对狂人的分析,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应着眼于作品的整体,不能先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是狂人就应该千篇一律,只准是完全的病态,从他嘴里冒出几句合乎情理的话,就认为他有“一副十分清醒的头脑”,甚至把我们对他的胡言乱语的理解,也一股脑儿堆在狂人头上。很显然,这是从概念出发,不是从生活出发,也不是从作品实际出发。

狂人既然是个确实的精神病患者,那么,作家是怎样表达他深广的忧愤,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呢?我们认为《狂人日记》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要求,就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反映社会现实和作

家的理想。鲁迅对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律是有深刻理解的。他在总结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他所总结的自己的创作经验，无疑是包括这篇作品在内的。也就是说，这篇作品主题思想的表达，也是因为写“活”了人物，特别是写“活”了主人公狂人，由人物来“尽”这种“任务”的。这种写活人物，由人物来表达主题思想，就必须要求充分地写出人物的活动，刻划其性格，描绘其鲜明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作品的内容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就象恩格斯说的：“我认为倾向不应该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因此，《狂人日记》虽然也运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但认为其思想表达是由于象征，狂人就是一个“鲁迅所假定的抗拒旧世界力量的象征”的说法，和鲁迅自己的意见是矛盾的，也是不正确的。

再从作品的实际描写来看，狂人也不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当他经过长街的时候，他眼里看到人们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地“议论”，铁青的“脸色”，“白厉厉”的牙齿，认定他们“都是吃人的家伙”；回到家里，他象只鸡鸭似的被关锁起来，黑暗而沉重的屋梁压在他身上，使他动弹不得；大哥领着刽子手扮的医生来观察肥瘠……。这一切都是在描绘出一个阴森可怖的“吃人”世界和一个惊恐的灵魂。所以，狂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形象，是一个独特的现实主义的创造，有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性格。就狂人走过的道路来看，在发病前显然是旧社会的叛逆者。他是个士大夫子弟，受过进步的学校教育，读过讲到“海乙那”的外国书，知道人和虫子、鱼鸟、猴子都是处在发展进化的不同阶段。他执著地相信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他苦口婆心地要劝转大哥放弃“吃人”的心思，大声疾呼要“救救孩子”。他愿意自身

肩住黑暗的闸门，让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过幸福的日子，不要让他们再被吃，吃人。从他的语言错杂无伦次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出狂人熟悉中国历史，关心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他对“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痲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的中国历史和现实考查，虽然是从生理“吃人”着眼的，但显示给我们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愚昧残酷的本质，也就是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给许寿裳的信中说的，“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这样的认识在五四前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即将揭开的时候，无疑是最先进的，也是当时一些反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青年普遍具有的，所以不但真实而且典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狂人在二十年前曾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狂人发病前对那些宣扬封建意识典籍的比喻说法。鲁迅后来曾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六）》中，说到对那些阻挠中国社会发 展、桎梏人民思想的“国粹”时，提倡“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对狂人发病前生气勃勃地战斗的描写，来源于现实生活，是那个时代彻底反封建的革命者的真实写照。

所以，研究狂人的形象及其表现方法，不能将他病狂阶段的活动孤立起来，和发病前的思想行为一刀两断。应该强调，狂人不是一个天生的白痴，发病前他有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对未来的理想。他不满现实，他曾经斗争，他是从反封建火热的斗争中走过来的，正是痛心于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发狂了。狂人已三十多岁，病狂仅仅是他生命历程中短暂的一个段落。“日记”是他这短暂病狂中生活思想的记录。他患的是“迫害狂”，这种病的征象，“日记”小序中交代得很明白：“语言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如是而已。他发病前对社会的认识 and 态度，大都保留在记忆里而没有烟消云

散，只是零乱、破碎，又多在不相干或被误解的情节中表现出来，所以显得格外“荒唐”。为了正确认识狂人这个形象，必须将他病狂中的种种和发病前对社会的认识和从事的斗争联系起来考查，给那“错杂”“荒唐”之言找到思想的源头，否则，只从形象之外寻求象征，是很难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作品的第八节，这样写了在一片模胡的梦境中，狂人和一个年青的“吃人”者的辩论：

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我点头，他的笑也不象真笑。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

“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

他不以为然了。含含糊糊的答道，“不……”

“不对？他们何以竟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

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这场争辩，是由狂人提出“吃人”问题引起，并围绕着这个命题展开的。肉体吃人，一般来说是少见的。狂人这样提出问题，表现了他病狂的特点。当然，肉体吃人那种血淋淋残暴的事，也是史不绝书的，就象《狂人日记》所写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给齐桓公吃；近代的民主革命家徐锡麟被捕遇害后，心肝被反动派炒吃……。可见狂人的这种认识，是来自历史和现实，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更多的在社会上泛滥着的封建礼教“吃人”的观点，也是狂人发病前在对社会观察中形成的。只是“日记”中因病狂把封建礼教的“吃人”，统统归为肉体的“吃人”了。在争辩中，那个年青的“吃人”者顽固坚持“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的观点，和狂人针锋相对反驳的“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说法，不都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战线上关于科学与迷信，民主与专制论争中常用的话语么？狂人挑起了这场论争，处处摆出挑战的姿态，知道对方是个喜欢吃人的人，就更“勇气百倍”、理直气壮地步步逼进。“吃人”者却一直妄图掩盖事实真象，抵赖、推脱、打哈哈，最后理屈词穷，凶象毕露。这也正是当时民主革命战士和那些复古派、国粹派尖锐斗争的写照。所以，鲁迅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去写狂人的。没有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浪潮的高涨，没有中华民族的觉醒，狂人的形象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狂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抗拒旧世界力量的象征”，而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形象，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生命，是五四时期民主主义革命家因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而发了疯的人物典型，正象恩格斯引用黑格尔老人说的“这一个”。

鲁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形象来表达他深广的忧愤呢？这是时代斗争的需要。五四前夕，封建势力为了逃脱它没顶的灾难，在思想战线上，表现异常顽固和嚣张。偌大的中国成了一个万难破灭又绝无窗户的“铁屋子”，复古、守旧、保存国粹的逆流，泛滥成